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莫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憲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謀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願未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
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
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克復邊郡帝從之 冬十月匈奴日逐
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
飢寒外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
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
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
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
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柳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
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詔

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懇於左右願使者與中郎將相折也詔聽之
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

虜與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
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
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重綬車馬金

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
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察辭訟察動靜單于處盡輒遣奉奏
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至單于庭賜單于及闕氏左右賢王以
下繒綵各萬匹歲以為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
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修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 冬
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

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改柳
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苑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
護單于冬之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
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
于惶恐願還所略漢民以示善意鈇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
擊二虜與韓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
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
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卽陵侯將軍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
禮信竊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
一舉而滅之命懸存陛下福不存則禍之身死臣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

乎今命將臨塞厚賂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
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
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
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
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顛也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
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
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
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
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

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欺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此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

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漢何異單于數運兵亂國內虛耗貢物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九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牟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俟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弩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邊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山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汙立為伊伐於慮鞬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汙死單于此之子適立為監僮尸遂侯鞬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擊却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車林鞬單于數月復死單于

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鞬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

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

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比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

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速置大將以防二

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營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

屯五原曼柏北匈奴雖遣使入言而不敢入息邊城畫閣帝議遣使

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脅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

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常揚漢和親誇示鄰國今西域欲歸化者局

足狐疑懷山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假塞口信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北庭有離心矣南單于

久居漢北其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

勿報亦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往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

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

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

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

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

其世父騫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

博侯劉張好時侯耿种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

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

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乎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

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覺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背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俞之子虞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時都尉來由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仗北匈奴實固耿忠至天山呼衍所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蓋地置宜禾都尉

伊吾盧城耿秉彭秦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水樓山而還來虜揚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冰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長橋下獻免躬自恨無功出獻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試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是歲北匈奴大入塞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料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者數百級虜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實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謂者關龍為

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千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新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規創皆沸火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下餘數十人單于知其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乃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

匈奴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借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充豫徐三州粟贍饑民上問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開者杜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

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合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謂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火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乏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陷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木履穿決形容枯槁中即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耻直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維陽拜騎都尉 冬十一月北匈奴皋林溫馬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

南單于與邊郡及高相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詔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共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

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

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鞬單于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

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

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相虞及太僕表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
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
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問問行行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
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
自受其曲其赦度遼及頡中即將龐奮倍產內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
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行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留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
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也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覲單于
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

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行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
地間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重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於國中
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于不足
以助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
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
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
奴未過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遣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
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別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
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
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此因其來降
羈縻喜者邊民得生勞怨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
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

攻無損漢兵者也臣竊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
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
附以為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
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遣客刺殺齊陽王子都侯暢太后怒憲罷誅
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事見竇氏專恣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
奴以執金吾耿种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
兵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討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
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呈上輒寢
求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正唯表安任明守正不移至免冠
朝堂固爭前後且上上衆皆為之危懼

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詠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
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
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
民者必有天報天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
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蠶桑不絕而已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
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
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
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
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
令韓稜騎都尉朱攸議即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
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

美平城之圍慢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謂損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
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暴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
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復為衛尉屬奉車都尉屬繕修館第彌街
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膺百姓愁苦縣
官無用而處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
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鷄鹿塞南單
于出蒲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會涿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
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此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
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一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
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
延綏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汎調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

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條陳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
與諷同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調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二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龍將一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
復取其地 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

入朝見 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
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中即將耿譚遣從
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
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
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
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
變為粟邑侯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聚
數千人止蒲類海道使款塞實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中郎將領
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刺安任隗奏以為先武
詔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止以權時之策可得打禦北狄故也今朔漠
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
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討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衆歸德自
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
況屯首唱大謀之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
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
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八之情咸畏
伏懼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

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許至詆
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种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
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 初實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
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
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

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凌數遣將兵出塞撻擊北庭還受賞賜
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
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

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睦乃上書言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備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令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度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歷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今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緣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策處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戶逐侯鞮單于 夏五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于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箕鞮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塞北 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淵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冬十一月劉鴻等至夷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

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温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

秋七月度遼將軍龐

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帥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乃逐鞬單于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

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

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

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九月南單于圍中

郎將耿种於美稜

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

郎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懂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莫鞬日逐王破

之

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懂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

于自將迎戰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相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懂耿种將步騎萬

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

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

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匈奴

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相莫鞬日逐王戰死

殺千餘人

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鞬單于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破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

夏九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

謀諒且典邊日久深曉之共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

信招降宣示購賞則為州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

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馬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矣

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督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

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

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九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

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

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

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

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與莫鞬臺老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士鴻臚與諸國侍于廣陽城門外相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相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地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元嘉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北城詔敦煌太守馬遵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侍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

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

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

鄙土地壅壅民數吏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

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

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

前乎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凶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

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楊良初除到州多

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

任牧宰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為相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

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錄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害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臧州郡重足震衆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蜀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與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諸羌叛服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後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

羌則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不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舉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功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十年冬十月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欽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欽薦以援為隴西太守擊先零大破之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三鈔拒浩亶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空軍且可休因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有隍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遂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
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未降附
掇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
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
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
允零奪居其地滇良卒于滇吾立附
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
四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

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
以於允吾鴻軍敗沒 冬十一月
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
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等擊燒
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孝章帝建初二年 初安夷縣吏略重
單滿種羌人婦吏為其夫所殺安

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北
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
寇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述吾率諸
種俱反敗金城太守荆崇詔以武

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述吾文與到卷利

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

尉耿种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沈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沈圍其眾皆

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由谷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种

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 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种降种

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种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弟述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

西界督烽掾本之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

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

述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章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紆之迷吾將人眾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其物悉取頭以祭傳育家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掾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

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縣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息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軍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

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苑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丈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相吏士皆奔走道踞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儻儻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汎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汎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太上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且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

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賈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使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心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種領世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

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何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以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督將涅中諸胡寇鈔而云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及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糜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能擅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所

人者衰弱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必羌臣愚以為直及此時建復西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老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若所徭役積以愁怨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都護段熲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判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前大豪東岸等貪蠶遂同時轉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被絮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器郡縣畏懦不

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正月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殺
千餘人梁慄還至敦煌逆詔慄留為諸軍接應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
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並慰壁邊還故地

冬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
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
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
輸作若虛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
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
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出不復堪命臣愚
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據

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十二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
以參其牒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經然後畜精錢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
備則邊民之仇報轉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率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
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屯 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尚
屯漢陽為諸軍節度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
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
守董炳梁慄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間
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尚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
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四年二月滇零遣兵寇襄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襄中任尚軍久出無功
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

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屬
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乘涼州并力北邊乃會
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
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
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嗚呼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
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
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
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
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
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豈可立肆驅
氏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肯官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德如此則

至谷以西園陵舊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高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謂因
說而收羅涼士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
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
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史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三月先零羌復攻襄

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
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秋七月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
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
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

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
土不樂去者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
驅賊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
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秋九月漢陽
人杜琦及弟季首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曾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首亡徙滇零是歲滇
零死子零昌五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季首為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
人

元初元年二月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
備羌寇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九月羌豪號多與諸種鈿掠武都

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

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刺史

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率衆降參遣詣關賜號
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即將尹

就討之 秋九月尹就擊羌黨昌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

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超屯三輔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

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

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首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

奚城杜季首率衆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遣鈞節度散

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 冬十月乙未光等兵

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

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懂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懂智

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為中郎將
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
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
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
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
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
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
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
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
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
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身弱吾今示強執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糧糈
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
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
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踣虜果大奔因掩擊大
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
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
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是家給一郡遂安三年夏五月
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軍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 六月
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
百所以備羌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
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閹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首封榆鬼為破羌侯

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降散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

號封為羌王 冬十二月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

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

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劉遵降隴石平

五年冬十月劉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為羌侯自羌

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

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

寇警詔封劉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氏羌寇張掖 夏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

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

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

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

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

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秋七月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

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其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

諸縣 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收苑不利麻奴等又收武威張掖

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

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商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

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
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年秋九月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徵
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
盟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陽嘉三年秋七月鍾羌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討者
鎮撫諸種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四年三月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夏四月癸卯護羌都尉馬賢討斬之
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五年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

性苛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
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
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

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

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

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官及其未并亟遣深入

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

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

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

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

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

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

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董唐羌寇隴西遂及二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追擊董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饑羸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

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知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鞏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 秋九月諸羌寇武威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繇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育擊燒當羌於參繇破之 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

琚追擊玄策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
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死冲雖死而前
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

冲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
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
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蒲狐奴等五萬餘人皆詣並
降隴右復平

桓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
羌校尉陶顯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陶顯軍顯下馬
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顯追之且關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
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冬十一月勒姐等五種羌圍允街陶顯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

寇并涼二州校尉陶顯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

煩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煩煩坐徵下獄

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濙代為校尉胡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場轉

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望甫規上疏曰今獨賊就滅泰山

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

據黨共事有諶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犬恩願乞冗官備

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其勢佐助諸軍臣窮居

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

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瀆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五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八

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觀降者十餘萬

五年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遣先是安定太守孫博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回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灑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道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規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

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帝遣書詰讓規稱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我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亦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吐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此方先事庶免罪非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博李翕張回旋師南

又上郭閔趙壹陳其過惡執據太磔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更託報將之怨了思復父之恥載輿馳車懷糧步走交太上豪門競流謗譏御名石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

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前簿易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

官姬鎮烏孫以公主公臣但費千上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

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平自未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如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

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

中常侍徐璜右悃欲縱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

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擊廷

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

帥以從衆均宜充舉事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
中郎將西州吏民守關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詔究者其衆會賓那等諸
種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卑姐羌破之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

兵窮退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
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

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

幽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柁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之代

段熲大破之西羌遂定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緄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升討擊大破之斬其首
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靈帝建寧元年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

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相帝詔問規曰先零

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

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

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

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執欲更招降

坐制疆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

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踞無險折非有燕齊

秦趙縱橫之執而又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

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

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茲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徒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未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未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未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即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頰乃令軍中長鑕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涇東羌肅定當并錄功勳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絲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六月戊寅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今鮮水上連破之

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

秋七月頰至涇陽餘寇四十落悉散

陽山谷間護匈奴中即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改頰性輕果虜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思慮思為未寧之筭而中即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警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及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慮折衄案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車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
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變
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也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
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令適暮年所耗
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
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棄虛放兵執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
去羌所屯九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員育將五千人先進
擊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
復令散走 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

之分遣騎自等將七千人叩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
司馬張憺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憺等挾東西山縱兵奮
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
級馮憺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
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
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毋大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徇之得其
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
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
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
縣所侵寬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

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六御之不得其道雖垂夏之民亦將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鮮卑寇邊

漢相帝永壽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歿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畫蒙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檄書詔熲抄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熲以為信然乃入追熲頗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寇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奐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

五月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數

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同張奐至皆相率還降

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山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 追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茲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嘉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

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

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二冬二春必能禽滅先

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鳳求得為

將軍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

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執有可承故謀有得失事有以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

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隕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

時乎白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

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存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

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

必過刻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

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為耗竭諸夏并力塞夷夫邊重之患手足

之疥搔中國之困曾昔之瘰癧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

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蠃之虜較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

肝食乎昔淮南正史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所與之卒有一
 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辱威辱
 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
 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
 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
 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軍徵下獄贖為庶人 十二月遼西
 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
 人人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盾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
 賊出母以示苞苞悲緒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胡女不圖為母
 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謂
 曰威寡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他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
 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侯苞葬記謂鄉人同食

綠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立於天下遂歐血

而死

光初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湟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三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
 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寗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寗曼長

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雙倖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
 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臣聞和帝崩都皇后乃收皇子於民
 間長子順有言...始自...

尊皇后曰皇太后

殤帝延平元年冬十月王慶濟北王書問王臨常山王童始純

國太后知如以漢槽慶子年十三太后中幼弱遠慮一屬留枯與

嫡毋耿姬居清河。大姬兒。曾孫也。占毋捷為左外也。八月辛卯

帝崩太后與兄車騎何。西元皆中。子性軍定策。未其夜使臨持節

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托首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

位引拜柩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

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自和帝之喪鄧騭北弟常居禁中。不欲久在內。連求

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

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閭皆為列侯食邑各萬

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聞關請騭上

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後抱

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

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

及鄧衆黎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

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廣德弟

甫德為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悝閭皆卒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閭子忠為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冬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為其陵大貴人。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

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

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
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
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懼弘
闇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愷等大
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朱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胤德皆
為庶人鄧應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進就國宗族免歸故郡沒入隴等貲
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遠遠郡郡散郡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隴為
羅侯 五月庚辰隴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隴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
陽侯邈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閔后同產得留京師復
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劉劭為太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郡侯
遣歸河間翼謙絕賓客閉門自守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宋寵痛隴無罪
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

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
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
證獄不鞫訊遂令隴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
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家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眾庶
多為隴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遣讓州郡還葬隴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
歸京師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為
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閔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
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
封李閔為雍鄉侯閔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
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
傳河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

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瓌上疏曰經制久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合瓌無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宣譁有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息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重重尋寧無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齋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格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典玉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滍兩漏河徐岱之濱澠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國廟比遣中使致

敬肆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赫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畏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媢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未宜復令女使千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出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霖止四方眾異不容為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冬十月甲戌以司徒楊賜

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翥為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覆薦中常侍李固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閼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棻聞之即劾此二人由是劉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玉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擅動輕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典起第舍合兩為一運里竟街雕飾繕飾窮極巧技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濁滄清濁同源天下謹謹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

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
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樓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
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
主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
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杖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鑄溢踰濼多請
徒士盛修第舍賞弄威福道路譴譁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
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
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遂收
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放周哲王小人怨望則還自
敬德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濫有差乞為厲除全騰之命
以誘為蕘與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車
外競脩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木匠令史考校之得曲桷所詐下詔書且
奏須行還上之曹等惶怖會太史言生變逆行遂共譖製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夜遣使
者策收劉太尉印綬震於是紫門絕宿密幽華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
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八陽亭乃慷慨謂其
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
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醢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
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踞皆為隕涕太僕征
羌候來歷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
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歛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

為大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孔母王男厨監邠言等殺之家屬
徒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太上
說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取寶箴承旨皆以為當
廢太僕來歷與太常相馬廷尉健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
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轉以禮義廢置事
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
充造太上說逆傾覆矣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
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
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投諷宗正劉璋將作
大匠薛皓侍中閻立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九江朱伉等十餘人俱
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奏詔脅群臣曰父子
一體天性自然以義訓恩為天下此明訓乎不識大典而與羣小止為

謹外見忠貞而內希後福飾和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
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
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曰為通諫何言而今復替之大臣乘朝車處國
事臣得輟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
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其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
公主不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兩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死不豫乙丑帝發自死
丁卯至乘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
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為云帝疾甚徒御卧車
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
杜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祭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比

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閻顯忠大將軍耿寶從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暉侍中周廣野王若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暉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京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前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謂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河京閭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永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河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

二月乙卯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頭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比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劉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警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河京劉安及李閻陳達等俱坐北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劉安達以李閻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刀脅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三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轎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明勸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請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願緩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閻者五千戶侯請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顯使與宿迎吏士于左掖

門外誅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
 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即鎮時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
 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
 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頓車左右以戟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
 夜死戊午遣使若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
 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還太后於離宮
 已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
 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
 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閔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
 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

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
 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校尉劉璋問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佺
 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剛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
 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
 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權為中常侍初閭顯辟崔駰之子瓊為吏瓊以
 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
 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亂先帝廢黜正統扶立陳薛少帝即位發病
 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若共求見說將薄白太后收京等廢少
 帝引立濟陰王必止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
 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又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
 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瓊坐被斥門生蘇祇次上書
 言狀瓊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瓊謂曰弟聽視上書禪請為之證

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令
 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關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
 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大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
 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
 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邵曰昔瞽
 聶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毋
 失行父而隔絕後感顯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閣新誅
 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
 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觀如舊以厭天心以答
 人望邵即上疏陳之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辛未皇太后問氏崩 八月

浮陽侯程璜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丑國等皆
 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名
 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 朱伥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程
 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也 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
 宜急表之伥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
 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能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
 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伥乃表諫帝果從
 之程徙封宣城侯到國怨恨恚懟封 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
 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京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為 中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
 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 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

肇為子牙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心實皇后寵盛與母沈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伺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死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為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祗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索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即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

八年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譏諸實聞而惡之皇后欲傳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教譖之於帝漸致踈遠於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徙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有知者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人檀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永得申議太尉張酺言伏帝或動良父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嬖上書自訟曰妾父竦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嬖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烈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禮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九月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諡曰恭懷追服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

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

稟親愍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為乘氏侯雍弟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人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

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乘邑侯尚書令左補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失尤之運然後平議可也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摧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閔氏位號太殊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退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謙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

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皇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二年帝使不

常相馬奉策就弟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諱恭好士辟漢陽曰

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有守

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

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長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雖

伯成之高金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成凡輩耽榮好位有同日而論哉商不

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且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

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

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冀

嘗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逆子曹芳

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及欲陷之中常侍張遜還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

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賈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

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賈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連等知言

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賈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歛急呼騰賈

釋之收連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連等伏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兵

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都殿以守其富

公儀休不受魚殽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

為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酒闌繼以鼙露之歌從

事中即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

秋八

月乘氏忠侯遇病篤敕子勳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曹格
 藏衣衾飯舍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分華道蹠祇增塵垢耳
 宜皆黜之內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秘器銀
 鑊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
 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君臣光曰成帝不
 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授大
 柄授之后族梁冀頭嚙凶暴者於平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
 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荆州盜賊起兩年不定以太
 訂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荊州刺史固
 到意悉荆州境內赦寇盜前黨與之
 吏始於是賊帥夏竊等率其眾六
 百餘人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
 目相招集開示廣濟光歲問餘類悉
 除之

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勳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
 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戢者百餘人以恩信
 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
 邵樂巴張綱郭舉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勸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

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理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誅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
 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具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

御京師震竦時皇后罷方盛諸梁因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
 喬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八使
 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過侍御史河南種暭疾之

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
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
亂楊徐閭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
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
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
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
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
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
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

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
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平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
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
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
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受賂賣爵奢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
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熄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
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默遣披婦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
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
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
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

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國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其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比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此日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冀將軍審詳大計察周世也立文宣成也固聞之利幼弱冀不從與

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詣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日即皇帝位年八歲始罷歸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由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磔諸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美姿繁旋假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同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冬十一月未昌太

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玉副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

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灋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
 群起處處未絕高承以有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
 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己金蛇輸司農高從
 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
 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
 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足召太
 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
 活時刻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
 其事洩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
 幸頻年之間國祚一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
 擇其人務存聖嗣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之舊儀近見國家

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
 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
 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
 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
 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謂蒜不為禮官者由此惡
 之 初平原王冀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冀卒
 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姁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志衆論既
 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勝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
 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
 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
 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

喬堅中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戍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惠更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孟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宋穆奏記勸戒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逐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於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種昌樂已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相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臣色無所出挾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

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尉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執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蕃奔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任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

喬掾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為減罪不用由是日忤其冀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官者唐衡左悺等共譖

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怒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蒯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為天子以嵩為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蒯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獲蒯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速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檄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冀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蒯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等之黨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黜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御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臣志欲扶持王室此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上為凶成

馬融至俱好
唯此事中自不
耳

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王厚祿顛而不扶傾覆人事後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按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知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平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用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用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種嵩為從事中郎薦樂

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列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改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驅竟路或連日繼夜以聘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且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

口名曰白貴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責崇孫氏宗親昌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滿各造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心罪閑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徒杖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二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中伯之尊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置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歛詔書繁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剥疆今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

虞或絕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
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
四五歲耳而財空力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陽之關幾成大
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
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
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
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
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位
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紉翼
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魚州郡要職欲以自
固恩寵穆又奏記樞詩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
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首所請試不得通使者詐繫

求謁蕭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邳縣市珍藥而
客齋書詣京兆并貨年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祭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
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
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
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
歲俸贖首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
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
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出笑不疑自恥兄弟有
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
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

融在郡貪污及以它事陷明皆免咎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 府令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賜

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

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蓋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解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壘紘委

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

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

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耆

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

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散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

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

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

大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來公以臨人景公

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持奪何者其頑

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

或矜名如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

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

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

政道得失於斯可豈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

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灋有似治身平則政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委其轡馬駘其術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批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并兩管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是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末世之君率多柔懦不忍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灋不誅仁息猶止於目前姦究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開元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溲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所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禹為潁陰侯梁胤子栢為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谷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諸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暉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寢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大女食也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官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

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咸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輔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畧斬之即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順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答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宜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

繫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嬪
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
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曰鴟賦以風冀怒琦
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
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
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
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帝既不平之及陳孜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
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
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譏即兩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之又
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必欲殺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

言不相得者誰平衡對曰常侍筆選小黄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
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坦齊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
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
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孤疑帝曰姦臣脅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
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
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其瑗敕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
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尹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胤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肝持節收冀大將軍
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家先卒悉收梁氏孫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七
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期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倖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六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二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漢之果莫直賊徒身觀其所為并冰大奸雄之類皆言不謂有以修其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